

方正清刚 书见本心

——论杨传连书法的精神气象

余洋

杨传连先生的书法，以“方正清刚”为核心气象，此非仅为风格描述，更是其人格修养与艺术追求的深刻体现。

清刚之气的源流与笔墨呈现

“清刚”之气，是先生书法美学的基石。此气象并非无本之木，其艺术渊源直溯两汉碑刻，尤得力于《张迁碑》之朴茂方劲与《礼器碑》之清劲端严。在技法层面，其“清”体现在用笔的纯粹与精到，线条凝练，力贯其中，无丝毫拖泥带水之弊；其“刚”则显于结构的端方与内在骨力，点画如铁画银钩，结字稳如磐石，整体呈现出一种“峻洁、骨胜”的审美特质。

这一追求，与清代以朱彝尊、郑燮为代表的“隶书中兴”一脉相承。清代书家以学者之眼与涵养，重新发掘汉碑中的金石气与书卷气，将笔墨技巧升华为文化人格的外化。先生承袭的正是这一传统，其创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法炫耀，是长期沉潜涵泳后，将学问修养自然转化为笔下的“金石气韵”，使作品具备了超越形式的古典厚度。

胸臆抒发的当代语境与人格映照

在当下书坛，不乏为求“个性”而解构传统、为标“创新”而故弄玄虚的现象，其结果是气格羸弱，精神贫乏。反观先生书法，其可贵之处在于“书如其人”的真实不虚。他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，其谦和、仁德、淡泊的人生境界，与方正清刚的书风形成了完美的同构关系。教育生涯赋予先生包容与沉静，沉淀为笔墨中的醇和与温润；职场历练淬炼出的原则与担当，则凝练为线条里的筋骨与力量。这正应和了其修身联语“无欲常教心似水，有言自觉气如霜”的精神状态——唯有内心澄澈、摒除

功利，方能下笔无碍，直抒胸中一段浩然坦荡之气。他的书法，因而成为其精神人格最直接、最真诚的“视觉自传”。

尤其在书法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功能日趋式微的当代语境中，先生始终能够将书法的艺术表现与文学意蕴相融合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不仅源于其深厚的笔墨功力与文学积淀，更与其广博的文化视野与深沉的人文关怀密不可分。

从技法锤炼到心性修为的升华路径

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，从来是“技道两进”。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·书概》中明确提出“书，如也。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”，此论在先生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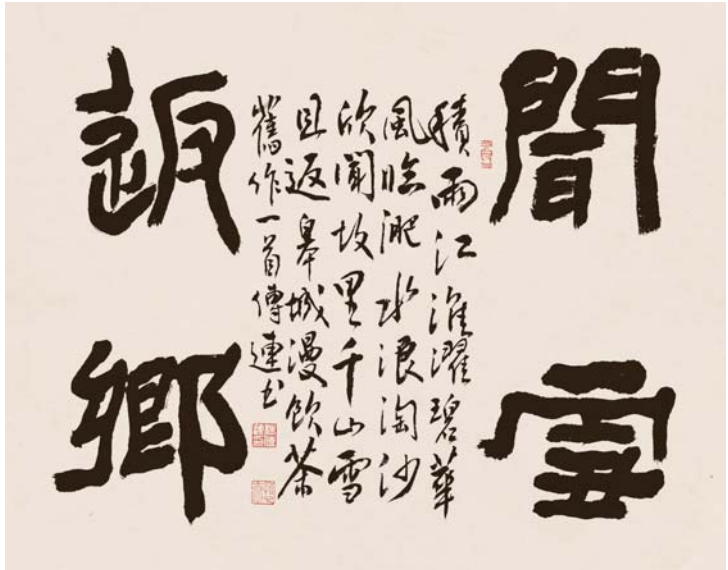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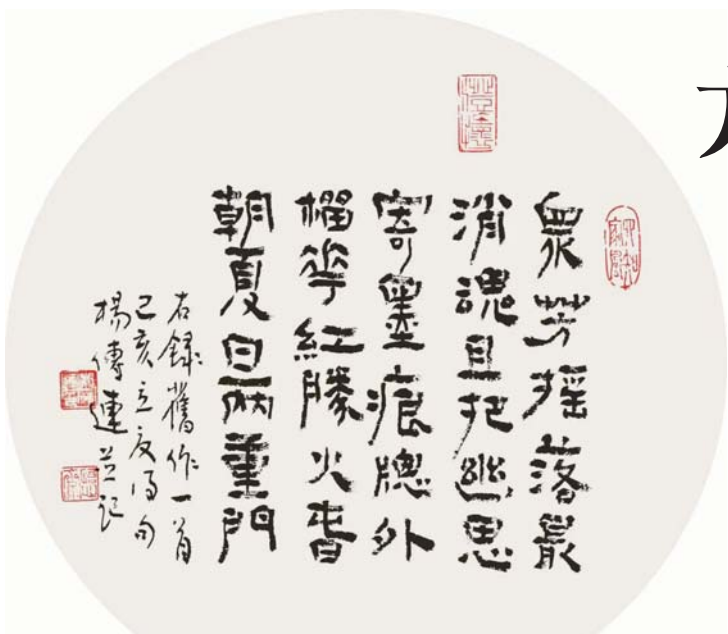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的从艺之路，是一条典型的“以艺修身”之路。对汉隶经典的临摹与创作，不仅是技法上的“格物致知”，通过日积月累的锤炼以达到“心身双畅”；更是一种“诚意正心”的心性修养过程。书法实践成为先生涵养性情、砥砺品格的途径，而长期教育行政生涯中形成的宽厚胸襟，又反过来滋养了他的艺术，使其“清刚”之中蕴含温润，避免了刻板与霸悍。最终，先生的作品实现了从“工”到“悟”、从“法”到“意”的飞跃，这既是对汉隶艺术精神的虔诚传承，也是以清刚笔墨完成的、属于当代文人的精神自况与身份建构。

（余洋，历任合肥师范学院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，美术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，兼任硕士研究生导师，曾出版《中国书法理论发展与技法研究》等专著3部，编写省级规划教材《中小学美术教学论》等。）

“清刚”之中含温润，免刻板与霸悍之失。终至从“工”到“悟”、从“法”到“意”之飞跃，既虔诚传承汉隶艺术精神，又以清刚笔墨，写当代文人之精神自况、立身份之建构，此其艺之可贵也。

余洋先生之论，能于笔墨间见精神，于技法中探心性，不枝不蔓，切中肯綮，堪称知言。杨公之书，以“方正清刚”显本心；余洋先生之论，以真知灼见发幽微。二者相得，如车之两轮，共彰书道“书见本心”之真义。于今之世，艺林或有迷途，而二公之艺与论，如明灯照路，示后人以正途；书之妙，在技，更在人；在形，更在神。读此文，观此艺，吾不禁叹曰：“得见此等书与论，乃知中华书道之传承，未可绝也！”

跋：吾素爱前辈书法，曾两次收藏杨传连前辈墨宝。早有品评之志，然吾乃门外汉，终无从下笔；今读余洋先生之文，忽得抒怀之径，遂勉力构思，斗胆命笔，缀杂言数语，以表敬意！



吾晨起拜读余洋先生之文，题曰《方正清刚 书见本心——论杨传连书法的精神气象》，读罢心折，叹其论之精、识之卓，亦感杨公传连书法之墨妙，遂援笔为文，以抒所感。

夫书者，心之声、志之迹也。余洋先生深耕书学，历任教育界要职，著述颇丰，其论书也，非徒辨笔墨之技，更探精神之蕴。其谓杨公传连之书，以“方正清刚”为核心气象，此言可谓洞见肺腑；盖此气象，非逞一时之巧，实乃杨公人格修养与艺术追求融铸而成，如金经百炼、玉久琢，方得此境。

观杨公书之“清刚”，其源有据。余洋先生之谓其直溯两汉碑刻，尤得《张迁碑》之朴茂方劲、《礼器碑》之清劲端严，斯言不谬。汉碑风骨，本蕴金石之质，杨公承之，用笔纯粹精到，线条凝练如铁，无拖泥带水之态；结字端方如磐，骨力内蕴，遂成“峻洁、骨胜”之美。又承清代朱彝尊、郑燮“隶书中兴”之脉；清儒以学者之识，掘汉碑金石气与书卷气，化笔墨为

观书论艺悟本心

——从余洋评杨传连书法说起

华乔

人格外化。杨公继此传统，沉潜涵泳其间，以学问滋养笔墨，故其书不炫技巧，而有古典之厚度，“金石气韵”流于纸间，非深于学、笃于行者不能至也。

若夫“书如其人”，在杨公身上尤为显见。当今书坛，或为求“个性”而解构传统，或为标“创新”而故弄玄虚，终致气格羸弱、精神贫乏。而杨公身为老教育者，秉持“无欲常教心似水，有言自觉气如霜”之旨；唯内心澄澈、摒除纷扰，方能下笔无碍，直抒胸中浩然坦荡之襟怀。是以其书不仅为艺事，更如“视觉自传”，字字见本心，笔笔显人格。当书法之信息传播功

能渐微，杨公仍能融艺术表现与文学意蕴，此非仅赖笔墨功力与文学素养，更在其广博文化视野与深沉人文关怀也。

中国书法之至高境，在“技道两进”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云：“书，如也。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此论于杨公之艺术实践中，得充分印证。杨公从艺之路，乃“以艺修身”之路；临摹汉隶经典，非仅技法层面之“格物致知”，更以日积月累之锤炼求“心身双畅”；更乃“诚意正心”之心性修养；书法为其涵养性情、砥砺品格之径，而教育生涯所成之宽厚胸襟，又反哺其艺，使

袅袅炊烟

王玉珏

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我和弟弟再次自驾进寨岭公路。这已是我俩第三次驱车来大别山腹地了。每次驾车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和收获。这次遇见那深山幽谷中几户人家的炊烟飘荡着升起，激起了我记忆中的涟漪……

退休一息九年多了，日子充实又静谧。我常常伫立窗前，眺望远方，凝思遐想最多的是当年遗落青春的地方——下放农村时留下来的点点滴滴……记忆尤其深刻的是，那村庄上空家家户户冉冉升起的袅袅炊烟浮在眼前……

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现在，无论是大城市，还是农村乡野，几乎很难看见那袅袅缭绕的炊烟升起。

炊烟来自哪里？来自人间千家万户的柴火灶。当今的孩子，可能有一脸的陌生——柴火灶是什么？现在，恐怕只有在偏远地区的山村里，在僻壤的山坳中，还能找到一缕残缺的炊烟弥漫。难以想象的是，在半个世纪之前，那可是家家户必备的做饭工具啊！

1976年1月，我毅然决然地响应号召，下放到了皖西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乡下，开始了一个十八岁男娃一个人起居，一个人打拼，一个人生存的生活……

当时，家庭燃烧煤炭是件很奢侈的事，做饭的主要燃料只能是粮食桔梗或荒野枯草，而在林木稀少的城西湖畔的丘陵地带，就连柴草的获得也并不容易，我只能从生产队的草垛上抱回“家”烧饭。收小麦的季节烧麦秸，收稻子的季节烧稻秸，一顿饭烧下来，熏得我鼻涕一把、眼泪一把……就这样，我在煎熬中度过了五个春秋。

最悲催的是，当我在地里汗流浹背地同生产队老农们一起做农活，日渐正午或夕阳西下时，看见村庄里家家户户房上空气都有炊烟升起，就知道那是没下地的年迈老人在家烧饭了，而我孤身一人的烟筒还要等我收工后才能冒烟。这是我每天最难受、最忙碌、最凄寒的时刻……大有魏晋时期陶渊明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之意。

炊烟里，有着我饥饿时大米饭的浓香，有着我悲情时泪水的溢出，有我对母亲和家的思念，有我青春的忍耐和无力抗衡的苦涩……

每每灶洞中的火灰尚未熄灭时，我会取一块红薯理进去，一顿饭吃完，就会有一股浓浓的烤红薯的焦糊香味弥漫开来。那味那香那色那味……是当今“麦当劳”的汉堡薯条和“肯德基”的鸡腿蛋挞所无法比拟的。

那些稻麦草秸秆柴火，大半燃成了火，三

分飘出了烟，剩下一点便是草木灰了。草木灰是上好的有机肥，我三五天掏出一大筐，倒进生产队给我的一丁点的自留地里。

随着日复一日的时间推移，那墙壁裹着饭香的袅袅炊烟，把屋顶上的烟囱和厨房里的泥土墙壁熏成了黧黑色。但一天三次的炊烟，依旧不间断的洒洒飘逸在乡村旷野上空，勾勒出广袤瘠薄的农村特有的田园画卷。

深秋初冬季节时，郊野河畔上，常有焚烧的野烟摇曳，并在漫无边际的肆虐大地。时而烟火直冲天穹，时而随风徐徐袅袅入空，时而盘旋旷野……也许是牧牛人点燃了一片坟地旁的荒草；也许是人们燃起了即将翻耕土地里清理出的庄稼根茎和杂草……缥缈的云烟，把旷野阡陌、残枝枯树裹挟进长画卷，浸染出唐朝诗人张旭“隐隐飞桥隔野烟”的悠远诗意。

炊烟，是凄凉孤寂的，萦绕着清苦岁月里人们的乡韵亲情。罗立中油画《父亲》沧桑的面容在里面；吴冠中的中国画《母亲》慈祥的爱在里面；我爸爸妈妈佝偻的身影在里面；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也永远深深的镌刻在里面……

炊烟，是有绵绵诗意的。旷野长天，几处炊烟缭绕，随风而飘，随风而逝，点缀了春夏秋冬、东南西北空阔的颜色，涂抹出不同山野乡村的自然之景和悠然之趣。

炊烟，是无声的、纯洁的和轻盈的。它是人间烟火跃起的云朵；是柴草灶火化成的精灵；是百姓人家的生息和呼吸，是一村一庄无声胜有声的生机。

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就是从一缕炊烟而起，渐渐开始走出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。随着天地的星移斗转，随着时代文明程度的提升，人们渐渐地对烟的厌恶、憎恨和唾弃日益剧增，直至当今以法惩治之。

现在，工业烟囱里的滚滚浓烟，家家户户里的灶台炊烟，哪怕是男人们手指间或唇口中微不足道的缕香烟小雾，都让人们困惑无奈和厌恶烦躁。当然，地球上的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战火浓烟，尤让人心悸和不安。

袅袅炊烟，那是我青春中过往岁月里一缕悠远而难忘的印记，我多么渴望和企盼，今天我所在的城市，我曾经奉献过青春的地方，我居住的地球天空，永远没有了炊烟的缠绵，阴霾的裹挟，风沙的侵蚀，天下永无清新而永远平和。



纸上山河阔 梦似紫花开 一笔一剪凝初心 龙凤呈祥中国红

诗与画

马广生/摄影 流冰/文



中秋夜，碧空如洗，圆月如盘。秋空明月悬，花好月圆时，中秋十五如水的夜色，一片清辉播撒人间。

月满中秋，随着月光的朦胧而充满情思，夜色渐深，街市慢慢沉寂下来，一轮明月升至半空，显得格外明亮。几户人家的窗户还透着灯光，隐约可见团聚的身影，皎洁的月光穿过云层，透过窗户，洒在树梢上。中秋团圆的季节，在一轮明月的见证下，都化成一缕淡淡的银光，点亮了思念。

多情的中秋，善感的秋天，会催生人们许多的遐想，中秋的月光就是我们的精神慰藉，让我们敞开心扉。在那月色渐亮渐圆时，全家笑颜欢语，团团围坐尽享月圆之夜。那一轮满月，团团圆圆，最能够勾起乡愁，那一缕缕乡思，在月光下是那样的强烈，难免让人惆怅，让人感慨。一份浓浓的情，一份慰藉的相思，牵挂着每个人心中的情感。此时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情致，演绎着人间真情。

月满中秋，明亮的月光照在庭院的桂花格外飘香。儿时的记忆中，家乡的月异常的圆，月圆的天空异常的高。小的时候，每至中秋，一家人会聚在一起，尝中秋饼，赏桂花，品中秋月，其乐融融，而如今身在异地他乡，在这淡淡的月色之中，独自享受这清冷的月光，或许只有今夜月光可以寄托相思。抬头望月，故乡的月光是那样的圆，我走得再远，撒在我身上的月光，依旧散发着故乡的味道。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千古中秋月，今夜却又美得如此让人沉醉和痴狂。中秋，是一年当中最具诗情画意，又让人浮想联翩的季节。燕子南飞，有再来的时候，杨柳枯了，有再绿的时候，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然而，月亮则随时间的不同、季节的不同而时圆时缺，时缺时圆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有时，人的心情也会随着月亮的形态而变化着，但八月十五的月亮，却是亘古不变的，永远都是那样的浑圆的、明亮的、透明的。

月满中秋，在这美丽的夜晚，我徜徉在月光下，夜是那般的宁静恬然，那么的高远深邃，像无边无际的大海。满天的星星是故乡清幽的眼眸，点亮了整个城市，洒满幸福和希望。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？”在月圆的今夜，我真的好想念家，一定还会有很多，像我这样思乡思情的人儿，一起深情地望月。月亮始终是圆满的，只是人间的相聚常有缺憾。即便无法团圆，能够共赏同一轮明月，也是一种慰藉。

月满中秋，一轮明月升至半空，显得格外明亮。月光静静地洒落，人间的喧嚣依旧，在这个中秋之夜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既各自分明，又奇妙地融为一体。天上月圆，人间情长。美好不在于完美无缺，而在于我们始终仰望光明，在彼此眼中看见属于自己的月光。

月满中秋

周广玲



藏在心底的一树梨花

尹天然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家的小院里，就长着一棵青枝绿叶的梨树，枝丫上偶尔飞来一两只小鸟栖息。爷爷常常在树旁忙碌，无事时便躺在椅子上打盹儿。

逢年过节，我和爸爸、妈妈一道回到乡下爷爷家。那时爷爷还很健康，笑容常常挂在脸上，也喜欢坐在梨树旁和家人聊聊天，打发时光。爷爷时常给梨树浇水、施肥，在他一天天的呵护下，梨树长得飞快。

春已至，梨花仿佛一夜之间就开满了枝头，簇拥着，欢笑着，白莹莹、密匝匝，圣洁似雪，不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，倒是天上的白云或白雪下凡来的。儿时的我喜静，最期盼的是那一颗颗橙黄的秋梨，光是看着都口角流涎。树上的梨虽然不多，但爷爷总把它们全摘下来给我；咬一口，纸一样薄的外皮裹着雪白的梨肉，脆生生，甜津津的，那清凉而透香的汁水，直淌入我的心里去。

年复一年，梨树已涨到一丈多高了；而爷爷，也依旧守着梨树，守着老家和院子。

我是控制不住好奇心的。在梨树下玩久了，总觉得有些乏味，便寻找新的玩耍目标。有一天，我第一次推开老家仓库的门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但我还是壮着胆子溜进去，想一探究竟。奶奶是不许这样的，怕尖锐的农具划伤了我，便踉踉跄跄过来扯我的衣袖；而爷爷见状，却一笑了之：“谁家孩子没有好奇心呢？玩是小男孩的天性，由他去吧。”

那天下午，爷爷正在梨树下修农具，几片梨树叶落在爷爷头上，甚是有趣，我拿起一件农具将树上的几只梨子捣了下来，捡起其中一只给爷爷，然后我抓着爷爷的手，想让他陪我再次走进仓库，帮我认识各种各样陌生的农具。爷爷答应了，笑着徐徐说道：“这是镰刀，用来割草，但小心弄伤你的手；这是铁叉，用来划草和翻秸秆的，但注意戳着你的身体；那是犁，我们牵着牛，拖着它翻地，可方便了；还有这是石碾，轧稻场和碾草用的……”

望着各种各样深褐色的农具，仿佛随着时间和岁月的印迹，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当爷爷领我走出小仓库时，我才如梦初醒，一晃过去了半个多小时，太阳早已偏西，但仍不忘将光芒照在梨树和老屋上。抬头看爷爷那走向梨树的高大背影，深蓝色的粗布衣上有几处褶皱，灰得发黑的裤子上隐约露出两三块补丁，朴素质朴，亲切扑面，让我的安全感和依靠感油然而生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去不复返，我也长大了。随着年级的升高，学业任务越来越繁重，我已很久未回乡下了。乡下老屋和老屋院子里的那棵梨树渐渐湮没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未尝料，一向健康强壮的爷爷却突然病了，且病得很重，连医生也无能为力。父亲慌了，跑遍各家医院，找遍各种药方，却收效甚微。那时的我正忙于小升初，对爷爷的病情况了解也不是很多，只是认为，爷爷的病总会好起来的。

然而，秋季的一天，刚放学我突然被父母接走。待到赶回乡下那熟悉的小院时，已不见爷爷的身影。当看到亲人们流着伤心的泪水在屋里屋外不停地奔忙时，我呆呆地站在那棵好像苍老了许多梨树下，不知所措。那一树梨花只剩下蔫黄的花蒂挂在枝头颤抖，竟然在一夜间落尽了，留下这满院的缱绻——似在为爷爷的离去恸哭……而我脑海里却浮现出爷爷弥留之际对爸爸说的话：“很久以前算命先生就说过，我们家将来会出现一个清华、北大的人才，依我看，只有你家的宝贝……”

顿时，两行眼泪扑簌簌地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次年春天，我重回乡下，老家院中的梨花开得正盛，胜过以往任何一年。洁白而轻盈的梨花挤满枝丫，落下的花瓣在风中飞舞。奶奶说：“真是奇怪，今个儿梨树竟未结出一颗梨子，唉……”

又是一年梨花开遍，乡下老屋仅剩下一座空荡荡的院落和小鸟的啾啾，却再也没有了那位梨树下操劳忙碌的老人……



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 邮箱：64388541@qq.com